



洞庭湖大桥以北的运沙船。一头死去的江豚疑似被此类大型船只的螺旋桨打死。

东洞庭湖江豚分布图



4月14日,岳阳发现3头死亡江豚。从4月9日至15日,共发现死亡江豚6头。

4种死因猜测

一是采沙船只。螺旋桨噪音影响江豚的声呐系统,使江豚失去方向感,极易被绞入螺旋桨。
二是非法捕捞。渔民捕鱼建的矮围,导致进入的江豚被困死。电捕鱼也会误伤江豚。
三是洞庭湖面积缩小,水位降低,导致江豚生存环境被压缩。
四是一些企业排出污染水体,以及灭螺药、芦苇杀虫药等流入洞庭湖中,也会造成江豚死亡。



比大熊猫稀少

江豚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等区域,已生活了2500万年。2006年,长江干流江豚为1200多头,种群数量少于大熊猫。

新京报制图/郭宇

(上接A18版)

这个举动被协会认为是临时抱佛脚。“不推不做”。

岳阳渔政管理站书记卢益卫说,2005年,农业部批复了建立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项目,拨款350万元,要求地方配套资金117万。

在农业部的批复文件中,可以看到,项目的建设年限为2005到2008年。

但东洞庭湖江豚保护区的项目至今未验收。

卢益卫表示,虽然是2005年批复,但资金2007年才到位。正式开始实施项目,是2008年上半年,“办手续很繁琐”。

“物价上涨,很多预算不够了”。这350万最大的投资是征地10.39亩,建了四层的办公楼。

在农业部批复的建设内容里,有征地一项,工程量6亩,综合楼330平方米,繁育车间1200平方米。

实际上,岳阳市渔政管理站的楼除了一个标本室和宣教室,其余均是办公场所。

它的标本室显得简陋。一个中华鲟的标本垫着纸箱板放在桌子上。江豚的仿制标本由铁架子支撑起来,放在屋子里的一角。

宣教室里堆放了几块以前做活动用的宣传展板,没有任何固定的宣传物。在渔政站列出的宣传活动中,多是由WWF(即世界自然基金会)主办的活动,渔政站作为支持者参与。

两个观测站,一个建成于2008年,一个于今年建成。房间里很空旷,摆着酒精和担架。观测站没有专职人员,由渔民帮忙看管。两个观测站都没有观测日记。

另外一笔大的支出是快艇购置,卢益卫表示去年下半年购置了一艘快艇,二十余万元。之前购置了两个江豚网箱,花费近十万元。

对于保护江豚来说,项目中要求的江豚检测设备、繁育车间等,并未配备到位。卢益卫说,这个项目完成,“还需要200万”。

他说,现在渔政财政已经补贴5万元来建立保护江豚的界碑牌。

卢益卫认为,更大的困难是编制问题没办法解决。

虽然农业部已批复建设“东洞庭湖江豚保护区”,但由于东洞庭湖已经是国家湿地保护区,国务院规定,两个保护区不能重叠,因此湖南省一直没有批准保护区的建立。

所以也没有额外的编制,用于江豚保护。

目前,渔政管理站的编制为15人,他们同时也要保护江豚,“这么大的洞庭湖水面积,现在的人手怎么够呢?”

“从良”的渔民

渔民何大明意识到非法捕捞会伤害江豚,和徐亚平联手成立协会保护江豚

何大明捕鱼捕了32年。电打鱼,迷糊阵,矮围,

这些非法捕捞方式他都用过。他嗓门很大,“大家都用,就我不,我是不是宝气(傻)呢?”

洞庭湖上最多的时候,有一百多条电打鱼的线路。大家围住一个地方打三天,再跑到另外的地方。这极大地伤害了渔业资源和江豚的生活环境,有时候,难免误伤江豚。“湖里全是电,它哪里躲得开?”

何大明说,渔政管理站之前一直采取罚款方式。

到2012年2月渔政管理站的财政归到县财政,对非法捕捞进行彻底整治,电打鱼终于减少。

2012年是洞庭湖最大平的一年。这成为官方和民间的一个共识。

江豚保护协会认为,这是他们监督到位的结果。徐亚平借助媒体资源,对此事进行推动。

而何大明,从去年开始,由一个非法打鱼者变成了江豚保护者。2011年4月18日,37个渔民一起成立了渔民保护资源协会。

他们在湖面上巡逻,制止渔民非法打鱼,查看江豚的情况。

何大明的身份转变让人诧异。他说他突然意识到,再这样下去,洞庭湖迟早什么都没有了。

他对江豚有特殊感情。2003年,他曾救助两头受伤的江豚,看护了近4个月。此后几年,来科考江豚的机构,总是找他帮忙。

2011年5月,他将渔业资源保护协会改成江豚保护协会,但迟迟未能通过民政部门批准。

直到徐亚平参与进来,他人脉广,2012年,江豚保护协会正式成立。

何大明作为协会的副会长,最重要的任务是巡湖。现在每天巡湖一到两次。寻找江豚,查看江豚的生存状况。

他能找到的江豚有30多头。他让记者顺着他指的方向等待一头头的江豚跳起来。

今年,他和志愿者在专家指导下,每天开始写观测日志,一周画一次江豚分布图。

他们面临的仍然是钱的问题。每天一到两次巡湖,油料费至少200元。从去年至今,他们欠了加油站七八万元。

他们不打鱼,靠积蓄和何大明开的小餐馆支撑。他们的两条渔船很破,观测江豚没有任何设备,只能靠肉眼。

这难免让人担忧。岳阳市渔政站的一个工作人员说,“靠热情,他们能支撑多久?”但他同时也说,其实,这些本来应该是渔政站的事情。“对他们提要求,对他们不公平”。

从对立到携手

民间组织和官方机构试探携手保护江豚,渔政站表示可以请协会会员加入观测站

江豚的密集死亡带来

的压力将双方的不信任推到了顶点。

最初,江豚保护协会向媒体公布的死亡江豚数目是12头。除去两头母江豚肚子里成形的小江豚,一共10头。因为有4头尸体没有找到,岳阳市渔政站坚持认为有渔民谎报,只承认6头。

但双方开始合作。发现死亡江豚,渔政站想按照专家的要求深埋。徐亚平要求解剖。卢益卫同意了。最终,协会将解剖结果交给了渔政站留作资料。

这段时间岳阳市渔政管理站也开始密集的巡湖。

这种巡湖并不被志愿者信任。“你问问他们找到江豚不?”但让志愿者兴奋的是,“逼着他们做事了”。

岳阳市渔政站近期的目标与保护协会多有重合。他们表示也会研究江豚迁地保护,改善洞庭湖渔业环境。

对此,徐亚平说,他可以出主意,因为协会早就在着手这个事情。“他们可以缓解我们的运营成本”。

卢益卫则表示,他愿意给协会提供一些帮助,比如快艇的使用,适当提供一点资金给巡湖的志愿者。

所有的试探都是小心翼翼的。

渔政站的一个工作人员指导和协会私交较好,开始指导他们如何更好地记录观测日志。他曾经提出一个想法,渔政站没有人,协会有人却没有钱。可以将渔民引入,负责巡湖和观测江豚,适当支付报酬。他说如果没有资金投入,“别看现在热热闹闹,时间长了会很难”。

“江豚保护是所有人的事情”,他说,现在需要的是双方的妥协与合作。

听到这个说法,卢益卫说,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。观测站找其他的人,不如找经验丰富的协会会员。

徐亚平设想的关于江豚迁地保护,渔民上岸就业,申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作为主管部门,渔政站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。最好的方式,是一起合作。他们要举办活动,“也欢迎渔政的一起来做”。

徐亚平看重协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的监督作用,“我们可以监督渔政站在江豚保护方面的执行力”。

坚冰已破。何大明常怀念小时候。那时江豚随处可见。一群一群,最多的有七八十头。近的时候,可以听到江豚探出水面的呼吸声。江豚拜浪是洞庭湖的一景。

现在的江豚在洞庭湖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了。江豚是一种聪明的动物,它靠声呐定位能避开很多侵害。现在,很多时候则躲无可躲。

江豚的嘴巴是W形,看起来像一个永恒的微笑。谢拥军在解剖时,特意留意了它的嘴巴。尽管已经黑漆漆了,仍然有微笑的轮廓。